

寫作與我

(本文插圖刊第九、廿九頁)

● 我的小說世界

朱秀娟

得獎並不代表暢銷

我是個業餘寫作人，在繁忙的貿易經商工作之暇，把寫作當成生活上的調劑，心靈上的休閒。二十多年來出版了廿多本小說，不乏得獎著作，民國六十六年得「中國文藝小說創作獎」，「女強人」得「中山文藝小說創作獎」，「那串響亮的日子」得了文復會「推展國劇有功獎」，「別有情懷」得「青少年優良讀物獎」，對這些意外的收穫，常令我又驚又喜。得到多方鼓勵，也加重了我下筆時的壓力，寫作不再是件即興而好玩的事了。

得獎並不代表暢銷，中國文藝獎肯定我歷年來所出的書，但是直到「女強人」問世後，我才有了讀者。不論是否暢銷，不論是否得獎，我的寫作態度只有一種：我寫我喜歡的題材，寫能感動我的題材，絕不受市場轉變影響。即使如此，我的作品仍然有它自我的成長和轉變，經過了漫長的廿多年，我的寫作態度大致可分三個階段：

第一階段比較理想，我覺得做人應該怎麼樣，要忠、要真、要純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，這也

是我那個年歲對感情的憧憬和盼望。

第二個階段我比較無奈了。在國內國外工作了很多年，結了婚年事已長，所見所聞增加了我的思考，體味到人性的複雜，認同了世事的多變；這種轉變很明顯的表現在「花墟的故事」裡。

我在香港有一年的工作經驗，「花墟的故事」是以香港界限街，花墟球場的夜市作背景，懷念在香港的那段時光。尤其是花墟球場的夜間花市，深夜的煤氣燈下喧嚷著一群人和五色繽紛的花朵，美得虛幻而豔魅，我用這個背景放進了個感情錯綜複雜的故事，用不尋常的景緻，表達不尋常情感的無奈。這種感慨與我居留過地方的懷念，貫穿了我不少小說；以美國作背景的：「萬里心航」、「破落的春天」、「晚霜」、「別有情懷」，貫穿了我不少小說；以美國作背景的：「萬里心航」、「破落的春天」、「晚霜」、「別有情懷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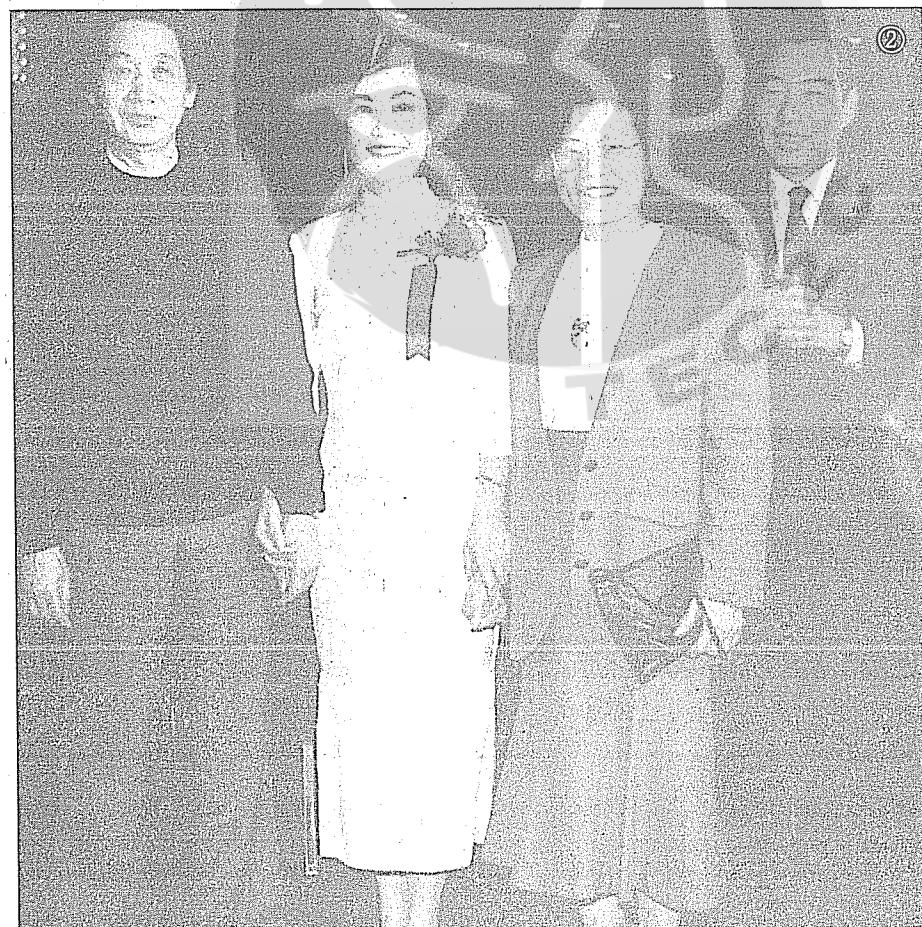
地「女強人」寫台北商場，「木麻黃的眩惑」寫金門，「別有情懷」整個故事發生結束在洛杉磯，「晚霜」在紐約，「再春」我把整個故事放在醫院裡，「歸雁」的背景是艘由洛杉磯開往基隆的客貨船，寫盡了太平洋上的風光。

到了「女強人」，我寫作又轉到另一個境界，不再理想，不再感嘆，我把作者架空到個客觀的立場，寫盡社會上種種形形色色，而不摻雜作者個人的感情；「女強人」誠乃是我寫作生涯中的一三五單節寫現在進行式，二四六雙節寫過去十年的事，到最後一節才會合，用分章分節來寫同樣人物和連貫性的故事。「那串響亮的日子」寫

(1)



(2)



①作者（中）與喜愛她的讀者合影。

②作者（左二）與梅新夫婦（左一、右二）及李明（右）合影。

天賜禮物寫大時代

每著手寫個長篇甚至短篇前，我要花很多時間去培養書中的情緒，我希望我的小說每本有它的風貌、氣氛、格調，我確實在朝這方面去努力、努力！寫作至今，「大時代」（正在中副連載）才真正讓我體會到什麼叫嘔心瀝血！

取名為「大時代」可見不是個小格局能道盡的故事，我要寫的是讓我感動的我中華民國經濟上的奇蹟；而以台灣這彈丸之地是「如何」到達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罕見的均富和繁榮，成了外匯存底世界第一的經濟強國。尤其我幸而生長在這「大時代」中；甚至和它一起胼手胝足，眼見「大時代」的成長，在驕傲欣喜之餘，決心替這中國人的光榮作個見證。

從經濟建設開始時寫起，橫的是年代和當代的經濟功臣，和他們的經濟政策，縱的是農工商學軍的整體配合。這樣架構超過我以往小說太多、太大；資料的彙集尤其要詳實。經濟功臣不乏現身說法的場面，蔣經國總統、李國鼎部長、趙耀東部長、孫運璿院長，寫得我戰戰兢兢，在時空的組合和人物的調配上，每寫一個字都感到其千斤的重力；使我看到稿紙都怕。

「大時代」壓迫得我喘不過氣來，雖沒真的吐血，身體上也大傷了元氣；然而這不是個當代文人應該努力的方向嗎？這不是我所追求的嗎？我致力的另一個自我突破嗎？這不是我自訂的目標和自我考驗嗎？在「大時代」下，我這小人物

真吃盡了苦頭，然而這仍然是我的驕傲，驕傲的見證了「大時代」。

作者生涯是寂寞、是嘔心瀝血、是熬白了頭髮、是憔悴了容顏；可記取的是執筆時的投入，是過了一個高峯時的喜悅。我當初少年闊淺，竟

以爲寫作是件好玩的休閒事。但是，後悔嗎？我

的字典中沒有「後悔」這兩個字，我只有感謝「

寫作」豐富了我的人生。

有人對我說過：「寫作是上天給你的禮物。」我珍惜，我的小說。



躍馬金門：本文作者寫「木麻黃的眩惑」一書到金門訪問時留影。

朱秀娟「寫作與我」插圖（文見30頁）

①作者（左）與國劇名伶戴綺霞（右）同時獲得「推展國劇有功獎」。

②作者（中坐者）擔任選美評審團副團長和與會人員合影，前排左一為女立委洪冬桂教授。



朱秀娟「寫作與我」插圖（文見30頁）

- ①作者寫「女強人」一書榮獲中山文藝獎。
②作者（右）在婦女節頒獎給傑出婦女。

